



阿强战友

王超(济宁高新区)

立冬

芦笛(济宁高新区)

黄昏劲吹夕阳残，
白莲入梦终觉短。
不是秋深煮枯叶，
历尽沧雨冬又来。

夜

孙晓风(邹城市)

左手清秋右手冬，
半为匆促半从容。
欲招天上一轮月，
共踏明朝露水浓。

秋月

张小燕(梁山县)

暮色渐浓
月光从窗缝里漏进来
洒在刚写的小诗
像一个圆润的句点

风摇了摇树梢
叶子晃了晃，翩然落下
月光和路灯的光叠加
羽化成暖色调的光圈
我握笔的手，渐渐暖了

街角的咖啡厅
《回家》的旋律从月光里溢出
蛊惑着夜归人的乡愁
我剪下一缕，藏进青花的杯盏
一半恍惚
一半释然

冬日的阳光

司新文(任城区)

冬日的阳光
像一位吝啬的君王
他短暂临幸大地
用温热的手，敷衍般
抚过大地肌肤
却在雪地上，刻下了
两个大字——
希望

初雪

李淑君(汶上县)

轻盈地从我窗前飘落
瞬息融化为水雾，青葱岁月的
情意啊，若隐若现

大寒

煤山乐天(任城区)

本该是雪花飘舞的日子
本该是地冻天寒
时空却让人无言

路边的枯草好像在问——
为何如此这般
河里的游鱼迷惑了——
这是何时何年

本该是大寒
却似春天般温暖
人生无常情有可原
可是，这天也神经迷乱
飞鸟不由得一声又一声感叹

小寒，大寒，天不寒
是季节错过了时间
还是时间走错了路径
错把冬天作春天

落叶飞起

张玉环(兖州区)

天凉了，落叶一堆一堆
聚在一起，小声呢喃着
昨天，现在和未来

不打招呼的风
肆意把落叶丢向半空
又甩落大地

落叶被吹得软弱无力
依旧唱着欢乐的歌
顶着狂风，一路前行

冬

张笋(兖州区)

条件一定成熟了
那些雪花准确地，平铺在
那块立着的石头上
就像那位老人，从起身到落座
蹒跚着，并巧妙地
躲避了阻碍

灯熄了，枝干在黑暗中举起
残存的手臂，免于孤单地
承接着，将身上的不舍
抖落在人间

用留白的方式，堆积在那些
小小的土包上。俯身
都能看到厚厚的，完整的
一生

远在上海的战友叶国强，是我的好友，我习惯叫他阿强。前不久，他忽然打来电话，嘱我快写一幅字，他要带去参加一场重要的斗蛐蛐比赛。我问写什么，他说就写“勇战三秋”四个字，还特别交代，笔墨要刚劲有力，气势务必夺人！

去年海军节，我们回舟山群岛的老部队聚会。酒过三巡，他翻出手机里的蟋蟀照片给我看：只见一只深褐色虫儿静伏竹罐，须子直挺，精神十足。他说，这虫儿名叫“紫头”，是他的“战神”。说起“紫头”的英勇，阿强满面红光，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那次见面，他向我讲得最多的，便是养蛐蛐、斗蛐蛐的诸多趣事。

我太了解阿强了，这人只要认准一件事，就非得干出个名堂来不可。他哪里仅仅是在“玩”？他分明是把时间揉碎了，将那些细碎的美好，一点一滴地，都灌注进了对蛐蛐的欣赏、爱护与陪伴里。

其实，阿强待虫如此，待人更甚。在部队时，战友汤奇曾帮过他，他记了几十年。去年舟山聚会，他听闻当晚恰是汤奇生日，便悄悄订了蛋糕。当《生日快乐》的音乐响起，服务员端着蛋糕出现时，汤奇惊愕不已，看着烛光，抹起了眼泪。阿强自己也红了眼眶，满座战友无不为此真挚的情谊动容，掌声久久不息。

有人说阿强“活得太愣”，可偏偏许多人遇事总想找他聊聊，听听他的主意。因为大伙知道，阿强听真话，付真心，从不虚与委蛇。他凡事拎得清，只要能帮上忙，必定倾尽全力。

如今，阿强也退休了，头发白了，身子骨却还硬朗。阳光照在他脸上，皱纹里都透着坦荡。他把退休日子过得闲适而惬意。书房里常飘着蜜蜡的暖香，混着老扇子扇动时带起的纸墨气息。窗台上那只紫皮葫芦里，仿佛还藏着去岁的秋光。他喜欢坐在摇椅上，指尖摩挲着蜜蜡的纹路——经年累月的盘玩，已让那抹鹅黄泛出温润的包浆，像是把所有时光都攥在了手心里。偶尔，他拿起那柄竹骨扇，扇面上是幅淡淡的水墨兰草，扇柄轻摇间，连风都带着同主人一样慢悠悠的节奏。

秋凉渐至，书房里便添了几分热闹。桌角的瓦罐里，是他新挑的蛐蛐，黑亮的身子，叫声脆生生的。阿强不常与人相斗，多半是在傍晚，就着台灯的光，掀开罐盖，看蛐蛐在里面腾跃，听那鸣声撞在木窗上，又轻轻弹回耳边，心下便是一片安恬静谧。窗下的鱼缸里，几尾热带鱼拖着斑斓的长尾悠然巡游，水纹漾在墙上，与台灯的光晕交织，恍惚间，竟像是把一小片热带的生机，圈在了这方寸天地。

平常日子里，阿强活得像一片拴不住的云。上海的老房子里还留

着他的蛐蛐罐，杭州新家的窗外就能望见西湖的远山。他从不赶时间，行止随心——今天还在上海弄堂里买生煎，和邻居阿姨闲话家常。明天可能就背着包到了杭州，清晨在西湖边散步，傍晚坐在茶馆里品一杯龙井。他说如今交通方便，高铁半小时便能跨城，他这不像在两城间奔波，倒更像在自家的前院与后院间闲庭信步。

旁人羡慕阿强会享清福，他却只是哈哈一笑，摆摆手不多言语。我倒觉得，阿强不过是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真心喜欢的样子。不贪慕热闹，不附庸风雅，只求一份自在——想盘蜜蜡了就盘一会儿，想听蛐蛐叫就洗耳恭听，想换个环境住了，抬脚便走。这样的日子，淡如清茶，却越品越觉余韵悠长。

我羡慕阿强的那股通透劲儿，根源在于他骨子里的那个“真”——真实性情，真心投入，真诚待人。在部队时，他心口如一，退役后更是活得真实，也比多数人更有分寸，更有温度。如今，他依然靠着这份真性情立世，虽偶有不屑者，但更多的人，愿意与他为友。他说自己这辈子，干的事无非“吃喝玩乐”四字。我却觉得，他的“吃”，是用味觉记录人间烟火；他的“喝”，是本性性情的自然流露；他的“玩”，是借爱好敞亮心境；他的“乐”，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澄明一笑。他说，人来世间一趟，总不能白活。这不是玩物丧志，而是活得敞亮，活得明白，活得坦荡潇洒。

从阿强身上，我悟出一个人退休后应有的生活态度。

别总以为来日方长，那常常是高估了自己对生命的掌控，低估了命运的无常。每一个清晨醒来，每一次自由呼吸，都是生命的珍贵馈赠。生活需要智慧，“活在当下”并非消极享乐，而是一种积极的生命姿态。定期体检，适度社交，赏花弄草，遛狗逗猫，慢品三餐，闲散漫步，一年四季，一日三餐，一壶清茶，一缕阳光，写写画画，修心养性。看开，方得清净；想通，才能从容。心在何种境界，人便活在何种世界。

人生的两笔，一撇写就前半生的执着，一捺正在书写后半生的释怀。舍弃不属于自己的生活，离开消耗能量的人际关系，像阿强那样，坚信人品是最好的运气，心态是最佳的风水。把饭吃好，把觉睡足，悦纳自己，身心健康，或许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意义。

那天，寄走“勇战三秋”的字后，我在快递盒里，悄悄塞了一片我家门口枫树上初红的叶子。想着阿强收到时，或许会想起我们一起在高炮阵地上，看山间秋色的那些年。那时的海风，吹拂着我们年轻的脸庞——那都是人间最难得的“真”啊。

